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三十七

汪元錫

滿頊

齊之鸞

孫懋

陳察

袁宗儒

汪珊

余珊

邢寰

許復禮

黃臣

汪元錫字天啓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數慷慨論事陝西鎮守中官廖鸞族子鎧已坐罪除名復冒功為錦衣千戶隨鸞於陝元錫借同官爭之謂鎧父鵬已亂中州不可使鎧復亂陝右乞徵還鸞寘鎧父子於理頃之以偏頭關之

捷錄功太濫復借同官言論功行賞宜止及延綏將士若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侍郎丁鳳及兵部尚書王瓊何功而賞之方寇之飽掠出塞也暉等遠誘班師云寇已遠遁及尙嵐奏功在暉等既入關之後而御史劉澄甫希勢要指徇私茂公盡以他將之功歸之加俸資金又錄其子何以服將帥之心哉瓊為本兵寇入白羊京師震動兩犯宣大殺掠人畜數千萬若以尙嵐為本兵之功則宣大失事獨非本兵罪乎奈何任其子以錦衣千戶請嚴加覆核并治澄甫罪御史石金等亦以為言皆不報湖廣鎮守太監杜甫

請巡歷所部帝許之元錫等及諸御史據祖制力爭  
且言所在悉有鎮守倘皆授以為例是甫不獨害一  
方且害天下帝亦不省是時帝為江彬所誘將遊  
塞上十二年八月車駕幸昌平遂至宣府且幸大同  
元錫初馳疏切諫既又與同官再疏請迴鑾嚴禁城  
守衛復言宣府守將朱振等皆扈從西巡萬一寇乘  
無備穿塞而入何以禦之請還本鎮軍馬防意外變  
已聞帝將選禁軍親征西海治部寇復偕諸臣極陳  
不可皆不納安遠侯柳交出鎮湖廣奏携叅隨七十  
餘人元錫乞寢所奏不許明年正月車駕還京以應

州之捷大賚文武群臣元錫等上言竊聞應州之役  
敵殺我邊民不可數計六軍之衆傷殞亦多較其得  
失殊相懸絕今君臣動色交賀而軍民係於賊庭南  
向號哭曾不念及臣等更受尚方之賜其何忍乎既  
而中旨以納粟都指揮馬昊守備儀真後遣內宦二  
人分守潼關山海關而駕又幸薊州遵化至大喜峯  
口欲招致三衛酋化當把兒孫納質晏勞元錫等皆  
抗章諫疏並留中又明年七月帝將親征宸濠元錫  
言京師虛弱根本足慮而賊黨又所在布置萬一逞  
毒以掩不備其將若何且天下知陛下而已威武大

將軍鎮國公之稱知均誰也順逆之理貴先正名名  
既不正奸心愈啓今諸將各已進兵若授以方略則  
諸臣之功即陛下功也何必親屈萬乘之尊哉車駕  
南征未半道震濛已就執元錫偕六科馳疏言今大  
江南北歲災民用六師在遠日費萬金有司征科剝  
膚及髓苟師久不解內變必生乞鑿與速旋以消釁  
禍十五年二月帝在南京元錫等以宣府有警懇請  
還蹕尋復上言陛下巡幸南都踰年不返扈從軍馬  
供億之費累及四方陛下不及知也使煤旁午驛路  
騷然長吏懼譴多自刎陛下不及知也奸究之徒

詐為官校侵凌有司虐取財物陛下不及知也軍士  
遠征妻孥隔越不習風土多死道傍陛下不及知也  
少女嫠婦充牣離宮苦雨凄風多成怨鬼陛下不及  
知也陛下不以宗社為重專事逸遊而欲望長保天  
下有是理哉八月再疏以請皆不報明年二月中旨  
以內官晁進楊保分守蘭州肅州元錫等極言二州  
逼近強寇不可增設官守貽累軍民群小不悅言其  
得疏不謹矯旨責之亡何詔改團營百官廳為威武  
團練營以朱彬朱恭等提督之別擇地為團營教場  
元錫謂拓地則耕居以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

之軍而彬等舉以提督則得名分與部科諸臣及御史張仲賢等力言之不從會帝崩乃己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邵永以不附江彬被許下獄宜釋而用之錦衣都指揮郭鰲等十人皆逆彬黨宜下獄治成報可張銳許泰係獄帝忽宥其死元錫抗疏爭不聽累遷至太僕卿嘉靖六年李福達獄起法司大臣皆下吏元錫不能平稍有後言聞於張璉遂并下獄奪職家居十二年用吏部薦起故官歷戶部左右侍郎致仕卒

潘頊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性剛決彈劾無所避七年五月疏言右都御史王鼎  
屢被劾不當留南京兵部尚書劉機已廢不當復用  
而御史陳祥劉大謨亦交章劾鼎鼎竟罷去未幾頃  
以都城劫盜盛行請做周禮修閭氏之職使閭有障  
互行夜擊操什伍進補比其賞罰而遣使臣問民疾  
苦自監司以下察其病民者去之以除盜源又言盜  
所以興亦風俗有以移之自逆瑾竊柄官方大壞士  
大夫不畏清議賄賂滋章廉取道喪氓之蚩蚩如之  
何不奸且盜也陛下欲表正風俗宜旌舉廉節振飭  
綱維辨賢否別功罪似宰執秉持臺諫司察風俗庶

乎其少變章下行司保定巡撫都御史竊果天津督  
兵都御史陳天祥居官貪暴頃與御史于鑿劾之詔  
俱召還及頃奉命覈功勳上果及都指揮江彬指揮  
張銘妄殺冒功狀詔但奪彬銘俸一年果竟不問乾  
清宮災頃上既曰陛下泄阼九年於茲治效未臻災  
禍迭見天鳴日晦星變鼓妖地震河遷戎興盜起天  
之所以警戒者至矣而陛下玩愒日甚恐懼無聞天  
怒不休禍及宮壺所謂剝林以膚切近災也臣願陛  
下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  
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

政事非汗馬之勞不濫爵賞早朝晏罷簡出深居用  
或戲豫於郊忘忽於廟如是而災祲不消休嘉不集  
未之有也又曰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為入而內庭  
琴瑟鼓鐘人倫至樂不必避離宮以為懼狎群小以  
為快也出而外庭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  
為私人集遠人為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為南  
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耆僧可  
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  
為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  
師大武也不須建將遊軍以自耀任土作貢皇店吳

為欄閣駢闐內可安月阿房壯麗古以為金塊珠璣  
也况養豹乎金碧燁煌古以為塗膏藥血也况供佛  
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十一  
年正月上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  
已盛更茲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居相處仁遷義不  
失中興漢武下輪臺之詔年已七十猶為令主况陛  
下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慙不可蓋何治  
不可違乎踰月復奏言邇聞西安門外居民數千家  
奔走號泣謂朝廷將毀其廬舍有所興作或言欲添  
設教場或謂欲創造私第此必左右近倖榮惑聖心

非陛下本意也請急止其役御史熊相曹雷等亦言之皆不報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以附逆瑾論死削其世廕而倫嘗有德於錢寧至是倫子賈緣復襲頃等力爭寧從中主之竟寢其奏是時兵部尚書王瓊納交近倖動多違戾每為頃所駁正瓊大恨忽中旨命頃與吏科都給事中呂經各進一偕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王金等交章請留不報遂添註頃開州同知嘉靖七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時潞城巨賊陳卿據青羊山為亂山西巡撫汪潮以討賊無功罷都御史常道繼之亦屢敗

帝以為憂朝臣徒勸撫久未決守臣屢招之賊屢以  
虛詞應大學士楊一清等極言撫議非是乃勅河間  
總兵官魯綱山東副使牛鸞督兵協討以常道兼制  
之懸賞格甚厚御史蔣賜論道不能辨賊請以項  
并薦河南副使程瓚山西僉事陳大綱帝從之勅項  
會勦項聞命馳至黎城謀於道曰賊負固守險難以  
陣合頃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分兵  
五哨取三路入募土人為導首攻奪井腦賊悉眾爭險  
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燬安陽諸巢鸞以  
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鐸于李莊眾其夕瓚分兵夜

發直搗卿巢卿力戰不敵遂遁瓚麾所部追及卿于  
樂莊山又追之神河再敗之大綱又以山西兵自北  
感賊賊黨先後降者二千三百餘人家口俱為山東  
兵所得於是分兵搜諸賊巢斬獲略盡賊遂平是役  
也自進兵至賊城二十九日道及綱所部兵尚未至  
也捷聞帝喜甚將行大賚遣給事中夏言往核未報  
明年三月河南諸府大饑所司請賑塌駁勘不以時  
發由是怨聲大起河南知府范鏞不待報輒開倉發  
粟民德而頌之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并責撫按陞  
災火燬惶恐引罪且歸罪於鏞遂為給事中蔡經等

所刻詔罷項永不叙用既而言義上平賊功以項為首會桂萼惡之抑其功不錄但資銀幣年八十七卒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疏劾三邊總督陳天祥為御史時嘗受饋及為副使嘗濫殺宜賜罷黜不從十一年冬帝將於京城西偏置肆之鸞上言近聞有花酒舖之設人言籍籍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實收其息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勅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勦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



借同官諫曰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勦定禍亂者  
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  
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  
義為此不祥之舉以駭天下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  
也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  
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苑儒劉寓生食事韓邦  
奇評事羅僑皆不聽時車駕巡邊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駕借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  
身係安危適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  
社稷百官萬姓守空城之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猶

復社門以求決去居守之事將誰是托萬一事起倉卒大疑無所取決至於憤敗三臣將何辭以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為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政理御史李潤等亦奏之卒不省之驚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驚上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圯弟子姓皆都高爵美官而其儕趙亨復為陳乞將及百人不知永成何功而非分之恩溢無紀極如此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十四年三月帝將南巡舉朝憂懼之驚偕六科諸臣御史楊秉中偕十三道諸臣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

鸞等不知所出乃相率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  
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為之鸞等罪會諸  
曹黃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宸濠反張忠許泰等  
南征命之鸞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而賊  
已滅群小忌王守仁譖毀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  
廣搜逆黨株引無辜甚衆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  
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之鸞初冒徐姓至是始  
復焉世宗踐作首言陛下入自藩國繼承丕基正人  
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翫惕於久安祖宗法制  
悉分更於群小今日補救之道惟在先定聖志次廣

言以庶其有濟先朝元兇今雖已去顧其根柢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臣以是懼聖志之未定也今之言者久遏於權奸蔽抑之餘而欲吐其忠鯁憤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此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讐害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之累矣臣是以又懼言者之過激也更乞陛下獨秉乾斷文武大臣之不肯及非軍功冒封拜者即賜罷黜優異先朝佞倖諸奸寘之於辟舉邇年紛更變亂之政盡返

其初廢中興之烈為章章也帝嘉納之又勅許恭及  
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惡之驚  
者中之謫崇德丞累遷寧夏僉事道中見饑民採蓬  
子為食惻然傷之因為二封一進於帝一以貽閹臣  
請發粟賑貸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愷  
切帝付之所司時方大修邊場命之鸞董後巡撫旬  
東舉稱其能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為順天  
府丞會盜發其地留故任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  
官之鸞居諫職最號敢言及出所居官皆有聲

孫柱字德夫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蒲城知縣擢

南宮吏科給事中懋夔介伉直言事不顧利害十一年御史張經寧汝知府翟唐皆以忤人被逮懋偕同官抗章論採織造太監史宣誣奏晉牘主事王鑾沛縣知縣胡守約俱下詔獄懋復疏言宣貪橫無忌所至肆毒妄言御賜黃棍聽捷死官吏勿問已脅主簿孫錦杖舡戶孫富死矣今又敢誣劾守職之臣遭朝廷申嚴禁令役夫皆有定數而宣首犯之乞治宣遺抗罪還鑿守約故任未幾復偕同官上言臣等屢有違白不擇可否一槩留中萬一奸人陰結黨類公行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哉

夫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願用此為鑒戒皆不報  
南京刑部侍郎藍章出理兩淮鹽法頗招物議懋等  
合疏糾之章竟罷去南京太僕少卿馬陟以資緣得  
改北御史徐文華以建議廟享削籍懋請罷陟留文  
華不聽明年率同官上言遊畋射獵有馳突頓撼之  
勞今儲位尚虛而留情逐獸非所以愛身也宜還居  
內寢養和平之福比來每月視朝不過再三比退已  
迫昏暮致上下凋絕奸究劣生又每過經進輒聞報  
罷乞自今御朝悉後常儀日臨講筵因延見儒臣切  
劇治道元臣宿望如謝遷韓文孫安等天下皆異其

後月言事遷謫如給事中張原御史周廣高公韶編  
修王思等並古之遺直均宜還之朝廷諸邊巡撫乞  
慎邊簡儲他日本兵之選遣兵久留禁中致閭塞空  
虛京儲耗竭當速還之本鎮錦衣帶俸武官內府冗  
食工匠加祖宗時數倍祈盡行斥汰不報江彬尊帝  
巡幸塞上懋上言彬素梟桀志懷悛邪自知罪盈惡  
稔公議難容乃挾至尊遠出居庸無大臣一人保護  
陛下獨處沙漠殆將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  
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為宗社一日憂乞立  
寘重典雪神人之憤當是時帝厭棄萬幾中外章奏



率不省視故凡切摩主闕者往往得無罪苟一觸權  
倖則禍立至跪上人皆為憊危而彬方日夜侍帝娛  
樂竟亦不之見也十三年正月跪請回鑾既而車駕  
甫還復出遊塞上憊又切諫明年偕同官馳跪諫帝  
南幸皆不報宸濠反帝親征至南都憊言王守仁已  
擒元惡而張永欲奪其功守仁以故引疾望陛下鑒  
其忠勤急定功賞既而駕留南都踰歲江彬日導帝  
夜遊禁衛晷晷而宸濠暨其黨錯繫諸司者數百人  
乘機思逞憊憂之率同官請還蹕至於再三已又伏  
闕言皆不省彬生日衆邀憊往賀憊曰吾抗跪欲殺

之而賀其生乎卒不往彬雖憾甚而懋所守亮潔士  
大夫稱之無間言彬亦不能害世宗即位疏薦建言  
貶謫諸臣周廣范輅陳鼎王思張原徐文華李中舒  
芬黃鞏張衍瑞姜龍孫鳳陸倬夏良勝萬潮林大輅  
蔣山卿陳九川周叙已思明等皆召用既論南京祭  
酒陳霖太常卿張道榮皆不協士望二人亦遂罷未  
幾言大學士謝遷尚書韓文雖奉詔起用猶待缺推  
補今遷年踰七旬文齊八表人壽幾何將恐無及乞  
做宋文彥博故事起之朝端不煩職務遇大禮大政  
時令恭預必有謨猷裨益新政帝雖善之而不能用

出為廣東叅議遷副使嘉靖四年有錦衣官校偵事  
廣東懋與按察使張祐疑其偽執之事聞逮下詔獄  
謫藤縣典史累遷至廣西右布政使入為應天府尹  
坐所進鄉試錄忤旨致仕

陳察字原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  
正德初拜南京御史尋改北劉瑾既誅武宗猶不親  
政日與群小戲樂察偕同官請務講學節嗜欲勤早  
朝語殊切直以養親歸家居九年始還朝會帝將親  
征宸濠察諫曰聖王舉事計出萬全陛下當此變故  
但宜深悟既往之愆亟下罪己之詔誕告多方撫安

黎庶期於罪人斯得已耳不宜遠遺宗社屈萬乘之  
尊躬一將之任也借使一舉蕩平亦未足為帝王之  
神武如其不爾損重寶多今儲貳未建人心易搖誠  
恐奸宄生心外寇乘釁陛下進未必勝退有內憂其  
為患禍尤未易量乞陛下靜思深省采納臣言疏入  
忤旨奪俸一年且諭群臣更有諫者必置極典俄巡  
按雲南值彌勒州十八峇夷酋阿勿等為亂與巡撫  
何孟春協謀討平之以功增秩馳疏請早定國本建  
樹親賢以消窺伺不報世宗即位駁言金齒騰衝地  
極邊徼既統以巡撫總兵又有監司守備分轄無事

鎮守中官復行善理因劾太監劉王都督沐崧罪詔  
並罷還朝言興獻帝不當加皇號嘉靖初出按四  
川請罷鎮守中貴不聽帝之親勸揚言也落其二指  
察在側不勝痛大呼曰臣案願以不肖軀易言命誠  
不忍言獨死諸大臣皆愕帝亦目攝之察不為動退  
復具疏申理且請下王邦奇於獄當是時直聲震朝  
廷帝雖不用其言亦不罪也巡視京營與給事中王  
科極陳武定侯郭勛貪橫狀不報以久次擢南京太  
僕少卿疏請因薦前給事中劉世揚等二十餘人宜  
召用帝怒責令市恩要名此遠方雜職給事中王俊

民鄭一鵬交章論採皆奪供案補海陽教諭索還山  
西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十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  
南贛居二年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鍾大理卿董天  
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帝奪部臣俸而責  
察徇私妄舉令對狀竟斥為民舉性淳樸居官潔廉  
既歸敝衣糲食取給而已第家進士南京國子祭酒  
袁宗儒字醇夫雒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巡視  
陝西茶馬按浙江河南皆有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  
會當郊祀已命回鑾既獲中止宗儒率同官力諫不  
報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上言去年

大駕出閩災異迭出滁州產牛八足淮安九龍並見  
江西黑氣暝闕四川白虹繞日近又大風拔孝陵松  
栢雷火燔獻陵明樓天意以地震星變不足示警故  
出非常之災以悟陛下也陛下宜躬親庶政日御講  
筵勤兩宮之定省躬廟社之祭祀汰冗官損冗食罷  
皇店遣邊兵庶幾可弭變而塞災亡何武宗自稱威  
武大將軍將巡遊天下宗儒復率同官諫曰陛下近  
年以來憂勤罔念逸樂自恣北幸曷平南幸海子西  
幸宣大東幸漁陽或旬月或半年今又直抵榆林寧  
夏甘肅將及河南山東山西以至江南則是車轍馬

跡遍於海內。田鑿之期殆未可以歲月計也。今天下  
府庫皆空。公私交匱。水旱相仍。賦役日重。困苦流離。  
怨咨思亂者。所在皆是。不翻然悔悟。設有不逞之徒。  
一旦倡亂。將何以禦之。皆不報。擢大理寺丞。嘉靖二  
年。與廷臣伏闕爭大禮。廷杖幾斃。進右少卿。襄府承  
奉邵亨與棗陽王祐槐互訐宗儒。偕中官及錦衣指  
揮往勘。亨等皆獲罪。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宗儒疏辭三品。乃改右僉都御史。芒部沙保叛。宗儒  
統貴州之師。與四川巡撫王廷相合力進討。禽斬三  
百餘人。招降夷羅千計。以功受賚土酋主阿藤作亂。



討平之七年春桂萼為吏部去留天下巡撫官議宗  
儒改調遂解職歸十年以故官起撫鄆陽未幾改山  
東歷城章丘有田久廢為沮洳宗儒令鑿渠洩其水  
遂成上腴十二年部內大饑寧海知州沈鈇文登知  
縣楊鏗賑濟無術饑民多死帝以宗儒不能覺察罷  
歸已而言官會薦召為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右侍  
郎世宗幸承天宗儒扈蹕南旋京師卒宗儒守官兼  
臨事持正不肯委隨有稱於士大夫間  
汪珮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歷南京御史嘗  
陳時政五事其一言國初近侍有常負無忝預聞外

軍機者今邊關要地皆羅布若虜將領劫於積威士  
卒苦其嚴削王章不行三軍喪志宜令撫按糾察擾  
害人者罪之不報父喪除改北南京御史林有年以  
諫迎活佛遠詔獄珊申抹之乞假歸世宗即位起按  
福建先是福州衛卒曹宗德等謀亂指揮陳傑陰主  
之糾三衛卒圍布政使伍符官署符子及經歷顏玉  
備極挫辱守臣募兵擊之僅斬二人餘遁去傑止坐  
守備不設律謫戍至是珊捕獲宗德等發傑縱賊構  
亂狀並論死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略言陛下初  
即位天下忻然庶幾至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

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潛殺陰奪一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二也初罷諸不經淫祠今乃稍稍議廢三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得以新聲巧使進四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五也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驥勇士不行覈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六也初裁革錦衣胃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廕舊郊旗校盡補親軍七也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之不得八也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稍稍營謀易置倖門復啓九也初結誅如流今政事不便

者皆官論奏直曰有旨所謂弛弛拒人十七章下所  
司二年出為河南副使累遷陝西左布政使十一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明年四川巡撫宋滄引疾  
乞休未報徑歸至荊州卒珊上其事為請恤忤旨落  
職間住家居三年用應天巡撫侯位薦以故官撫貴  
州先是都勻苗首王阿向搃凱口圍為寇前巡撫陳  
克宅破斬之至是向黨王聰楊免等復叛地絕險立  
弩樓砲石以守官軍攻之不克珊檄宣慰使安萬銓  
兵至以都指揮朱文佐之集團下者三萬人遂斬免  
等聰潰圍出亦被執已而賊首王結獲入搃之旋就

擢珮晉秩賜金入為南京大理卿就改戶部右侍郎  
致仕

余珮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八年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珮  
以為濫疏論之語侵內閣忤旨不納明年乾清宮災  
疏陳弊政極言義子兩僧之謬巡鹽長蘆屬所部多  
災傷請招集流移優與賑濟又極陳竄丁及民戶之  
困乞蠲逋寬征帝並從之尋以發奄暨奸利事為所  
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  
僉事討平梅花峒大盜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

四十六二月應詔疏陳十漸其略曰陛下有堯舜湯武  
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  
一紀綱漸頹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  
為何物矣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何時而事樂因循  
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官府異同紛拏世胥委贖駘街  
以為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為在官省而不在官省  
遂致天子以其心為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為心  
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二風俗漸壞正德間士大夫  
寡廉鮮恥趨附權門蕩然無復士氣矣幸陛下起而  
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失浮沉

一世之人權掌銓衡者取軟美脂膏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風生庶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科殫罷職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三國勢漸輕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叅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戍主事北邊庫吏做之而賊肆官此非陛下不能端本建極也特感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許遂使號令不出於廟堂而出於二三戍

卒長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四外夷漸強自逆瑾  
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  
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踣於遼海羌戎  
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  
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剗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  
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勞伐  
峻取官階而塞上之多事日甚此外夷之強其漸四  
也五邦本漸搖自逆誅以果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  
貴之室是以有劉趙監鄂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  
乃近年以來黃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歛下及鷄



縣織造之需自為商賈江淮母子相食究豫盜賊橫  
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  
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六人才漸彫正德朝衣冠蒙  
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  
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  
錮終身今至荼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  
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  
路空間有一二忠直之士又為權奸排擠而遺之俾  
不通致陛下耳曩日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  
此夙才之彫其漸六也七言路漸塞正德朝奸邪迭

進德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  
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類不勦說而折  
人以言即應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  
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八邪  
正漸消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  
持之豈期一轉瞬間儉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  
言假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稜兩可是蓋大奸  
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  
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群陰  
日盛此邪正之消其漸八也九君臣漸廢正德之世

大臣日踈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  
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誦之報答之  
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  
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為主順之無  
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愼上下乖  
戾寢成睽孤而恭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  
也十災異漸臻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  
虛歲賴陛下紹統此異始除乃頃歲以來兩雹殺禽  
獸雷風拔樹屋頽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  
旱潦秦殺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

氣集傳極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為可畏此災異  
之臻其漸十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  
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與竊見今日之為輔  
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  
民災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  
乃信任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  
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  
琚者並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  
帝在位時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儀  
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請配死從朝宁為

空此豈獻皇帝意乎苟非其意雖尊以天子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及覆萬四千言最為愷切帝不能用但付所司而已珊律已清嚴居官威惠並施民夷畏服外艱歸士民祀之名宦後副使胡東華謁祠獨顧珊嘆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涖廣東終四川按察使

邢襄字伯宇黃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給事中服闋起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趙繼宗進非正途不當佐典三禮大理丞李廷梧浙江副使謝琛前為

御衆以濫黜者不當仍點寇裳尋劾右通政張龍奸貪宜罪多格不行十三年累遷吏科都給事中是時帝幸大同久而不返寰等因聖節懇請迎鑾既而以省牲郊祀連蹶力請明年正月帝在太原兩更郊祀期寰等力言非禮請速還京舉行皆不報踰月駕旋寰偕六科上言陛下去秋西巡越七月而返幸畢郊種之禮然朝議久輟大政未宣百官無所承式望時出御朝并發去冬以來留中章奏一一批荅以示維新之政帝亦不省尋有詔欲躬往泰山進香祈福寰率同官上言我祖宗艱難勦業導民以正防民以禮

凡師巫邪說咸有厲禁乃陛下崇奉幻教既建寺於禁中又迎佛於域外廣起偽迹大恣民惑致京師燒香者日衆陛下亟自反以正之猶恐其晚奈何復尊之使從也泰山秩比諸侯何必屈萬乘之尊自同民庶且車駕遠臨千艘萬騎耗費無極今南北兩畿頻年水旱民不聊生萬一奸民倡變驚犯屬車又或禁旅遠出北寇乘虛而入將何以為計去秋車駕在邊章奏停聞百務廢弛今巡遊更遠道路往返動經半年壅滯日久必生他變可不為深慮哉至於降天子之尊自副於臣工渙號不經事同戲劇無不可之大

者世帝惡納居五日偕諸臣伏闕因爭帝遣人慰諭始退畢真之保宸濠孝行也濠疏駁之事方寢而宸濠遂反帝假親征南幸襄等以賊已破威奏乞迴鑾明年郊祭逾期獲馳疏請皆不報世宗即位之次月日精門災會時方憂旱濠請修舉實政已疏言故侍郎王傑都御史范鏞御史胡節張璞張經王相等忠未恤罷職御史宋理成文副使楊偉戴書等直節未褒宜加恤錄又言鴻臚序班海宗道太醫院使李宗周黃緣奪情宗道又傳陞寺丞宗周亦無功廢子皆不孝之大者宜加視奪又言御藥房供事通政使



鄭宏太醫院使兵鉞鄭通任好古此邦治吳傑朱佑  
等皆傳奉得官及武宗不豫諸人妄進藥餌遂致晏  
駕當致之典刑又言牙牌惟常朝官得用正德間官  
以傳乞而遷牌以黃緣而得宜賜釐察帝皆報可察  
居諫垣十餘年號為盡職竟坐微罪謫廣德州判官  
再遷南昌知府有善政比卒百姓哀悼爭執舁送其  
喪

許復禮字稗仁東安人正德六年進士遷庶吉士授  
兵科給事中十年山東河南大發民治河湖廣四川  
方採丸後讓言四方屢告災殺乃驅蒼癘愁苦之民就

版築斧鑿之後宜勅所司均其勞佚撫之以恩防之  
以法用戒不虞初順天永平二府止按丁課役無地  
畝之徵弘治間巡撫洪鐘始令計畝出銀為軍用自  
是小民頗用獲禮乞仍舊制十三年福州兵變又言  
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今四方兵荒人心搖動實可慮  
憂乞勅天下巡撫諸臣凡不急之工役無名之歲辦  
非分之科擾悉行停革以鎮靜人心事皆報可是時  
武宗敕出遊幸獲禮委偕同官疏諫咸不省明年以  
漕運不如期命獲禮督之勦總督臧鳳總兵官顧仕  
隆以下數十人漕政為肅世宗嗣位詔治錢寧江彬

宸濠之黨註誤繫獄者甚衆會暑兩疫作復禮與御史陳克宅以為言於是無辜得釋者二百四十四人先是江彬建鎮國府西安門外建新房於西市又建行宮宣府皆奪民居為之其他逆黨第宅莊田半借侈踰制復禮請盡撤毀以其地還之民未幾論烏思藏迎佛中官劉允請致之重典時中官黃錦愬高唐州判官金坡於是連逮者五百人復禮請止逮坡餘勿窮治帝多從之許泰之宥死請戍王瓊之改戍近地及廖鵬廖鑑王獻齊佐李琮神周之停刑復禮等皆言不可弗聽歷兵科都給事中嘉靖二年錦衣

革職千戶王邦奇。竇緣求復。復禮偕同官上言。新詔沙汰先朝濫官。此陛下第一美政。邦奇乃巧辨求復。疏凡七上。無所畏忌。自非依憑城社。倚恃錢神。何敢乃爾。乞勅法司。速問為小人。俾進者戒。帝雖是其言。邦奇亦竟不罪。頃之錦衣指揮孫應奎。以威晚得襲職。復禮等言。應奎既無軍功。且嘗降賊。正德中。竇緣復職。不當准其襲。乃命襲千戶。復禮在垣中。數有論諫。時議稱之。尋遷河南。叅政致仕。

黃臣字伯鄰。濟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尚書王瓊欲傾都御史彭澤。命臣往甘肅。

按其事比還無所動瓊怒調外任會丁憂未及調而  
世宗踐作復故官嘉靖二年春都察院請遣御史巡  
鹽而誤於批荅臣封還原降言我朝設立內閣處以  
文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付票擬今內閣失代言之  
職中官肆專擅之奸漸不可長又兵部題錦衣衛缺  
官而所簡用四人姓名竟從中出群情駭愕夫錦衣  
掌印僉書於武職最顯要今乃不令內閣與聞即有  
軍國之重事繫機密夜半宮中出片紙閣臣何從覈  
實言官何從執奏往者迷瑾常以此誤先朝陛下可  
不以為鑒耶既入改批如制四年疏勅南京工部尚

書陳雍竊乞休去內官監太監崔文以清寧宮工竣  
為匠役百五十人乞官御用監太監黃錦請遣內臣  
抽分燕湖龍江諸廠竹木臣皆抗疏切諫不聽累遷  
工科都給事中明年真人張彥頤以府第被焚請更  
建帝命中官吳猷督有司作之臣上言頃趙秦崇三  
府災第詔所司估計未嘗經營土木誠愛民節用至  
意也今彥頤一請輒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陛下優  
假彥頤何至乃出諸王之上昔樂已燬水殿廷而成  
都火城今彥頤不能自救其灾將焉用之請罷遣內  
臣便不從出為山西副使三遷至陝西左布政使十三

年就遷巡撫右副都御史合鄭陽巡撫王學夔四川  
巡撫潘鑑兵討平鞏昌大盜馬興增秩賜金幣十五  
年清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政時鹺務委更遺儲中絀  
貴戚內臣視為利藪臣雖清介自持終不能大有釐  
革會大學士張孚敬里居役人建寶綺樓朝閣亭多  
侵民地鄉人大怒推官李夢祥稍抗之大忤孚敬而  
御史周汝員行部至又頗裁抑其家孚敬怒遂劾汝  
員為夢祥報仇且訐其他受賄事詔解汝員任命臣  
與浙閩兩司共覈之未幾孚敬卒其事寢解臣固屢  
疏乞休帝以臣奉命數年迄無成劾勒致仕臣解組

歸行素養然家居久之卒

論曰武宗溺於怕濫政懸壁豎諫官固宜以旣獲受  
禍然骨鯁之士亦或幸而獲全則以性尚寬柔而中  
少伎忌也嘉靖初服群仰更新而奸回害正罰不蔽  
辜臺諫憤鬱之氣曾未見少舒焉嗚呼士生於正嘉  
之際志切願忠殆亦極難耳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列傳一百三十八

羅欽順

呂柟

何瑋

張邦奇

族父時徽

余祐

崔銑

韓邦奇

弟邦璿

馬理

金賁亨

子立愛立敬立相

黃佐

魯邦彥

徐養和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以進士高第授翰林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與祭酒章懋務以實行造士六館翕然嚮風奉親歸因乞侍養吏部不為請及劉瑾擅政坐欽順曠職斥為民瑾誅後官上獻納愚忠疏不報正德七年擢南京太常

少卿尋以太常卿掌南京翰林院事歷兩京吏部左  
右侍郎世宗嗣位攝部事陳久任起遷法大禮議起  
疏請重正統以隆大孝不納嘉靖元年遷南京吏部  
尚書以省親歸明年春召拜禮部尚書會父憂不赴  
六年起故官旋改吏部尚書時張璉桂萼以議禮驟  
貴日修郤正人植私黨欽順不欲與共事力辭不拜  
家居二十餘年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群從入揖畢  
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情容食恒二簋居無臺榭燕集  
無聲樂躬修實踐粹然一出於正嘗自言昔官京師  
過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僧亦漫言佛在庭前柏樹

予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  
而悟不覺汗流通體既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  
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  
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  
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  
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於心  
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蓋欽順之學始亦惑於禪  
後悟其非乃力排之而一軌於濂洛淳如也其時王  
守仁倡良知之說欽順不謂然始書辨正守仁後書  
極伸已說欽順終不謂然所著困知記辨析精審高

攀龍嘗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  
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明且悉者年八十  
巡撫張岳言其有關邪衛道功宜加尊禮詔撫按官  
即家存問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弟欽德欽  
忠皆舉進士欽德按察使欽忠右副都御史總督南  
京糧儲以政事稱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三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  
修撰劉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悅疏請武宗還宮  
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為瑾所喜遂請告歸瑾誅還朝  
疏勸武宗勤學語甚危切乾清宮災應詔陳六事一

日御早朝一還處宮寢一躬親大祀一日朝兩宮一遣斥義子番僧遼軍一撤還鎮守中貴武宗不納復請告歸世宗立還朝嘉靖三年四月帝排廷議為獻帝立廟京師時遭災異修省柵上疏自劾列十三事  
中言大禮未定諂祀日崇忠諫日絀引為獻納無狀之罪帝怒遽下詔獄謫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委攝州事興除利弊不遺餘力建解梁書院擇民間子弟歌詩習禮其中文教大興在州三年稍遷宗人府經歷歷南京考功郎中尚寶司卿進太僕太常少卿並  
在南京召為國子祭酒擢南京禮部右侍郎百官排

衣謁孝陵，柎言人情望墓生哀，不宜吉服。自是皆服素。  
帝將幸承天，馳疏諫。時霍韜掌南京禮部，與晏言交  
惡。素短言，柎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諂也。」詔疑其黨，  
言及入賀，言亦數暴謫。過柎曰：「霍公性少福，然實天  
下士公為相當，為天下惜才，言不悅，疑其黨。」韜十八  
年七月，雷震奉天殿，詔大臣自陳。言遂乞柎致任，自  
是廷臣累薦，皆不召。家居四年卒。年六十四。隆慶初，  
追諡文簡。柎受業，渭南薛敬之以上接河東薛瑄之  
傳，其學以窮理實踐為主。未第時，已與安陽崔銑講  
學寶印寺。正德末，家居蔡東郭別墅，以聚四方學者。

已而豈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處之官南都九載與  
潘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東南學者多出其門家食  
時鎮守中官廖堂張甚其使過高陵必誠之曰呂翰  
林在汝不得作過也有梓人聞柁講學自悟其非曾  
妄取人物進還主者其風義感人如此朝鮮亦聞柁  
名嘗丐其文為式柁名重當世雖通籍三十年未嘗  
一當事任論者惜之

何瑋字粹夫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或謂之  
癡七歲見獮勒像以為袒胸無禮請去之人始異焉  
及長志聖賢之學嘗曰許文正薛文清世未遠而居

甚近是吾師也。弘治十四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遷庶吉士。授編修。武宗初立，上章乞復史職。謂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國初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保司記錄，故劉基答天象之問，太祖命付史館。太宗時，王直以庶子兼記注，今其職曠廢。乞勅史官者，直史館直書時事，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庶幾君相謨猷，無所遺墜，而儉人小夫，懼貽譏，來許將內有所慙，且因修紀錄之職，習知政務，成造人才之意，善寓於此矣。時不能用。孝宗實錄成，進修撰。劉瑾將以蜀有贈諸翰林，入北有跪者，瑯與崔銑獨長。



揖頃之受贈者又跪謝瑯正色曰何僕僕乃爾瑾怒詰其姓名瑯直前應曰修撰何瑯也遂謝病歸瑾收起故官直經進瑯負時望而不修容儀嘗敝衣垢面武宗見而惡之及進講言又蹇滯遂大怒欲捷之楊廷和等力救乃請同知開州稍遷東昌同知復乞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父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瑯以士習浮靡務敦尚本實諸生翕然宗焉嘉靖六年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奏汰神帛堂及諸監局機戶夫匠歲省費數萬明年召入北部又明年調戶部再調禮部遇疾乞休既得請而御史毛鳳韶稱瑯

儒者不可使一日去國詔許治疾京師俄拜南京右  
都御史固以疾辭不允然終以耿介不為帝所喜未  
幾令致仕家居十餘年素有足疾既遭母喪徒跣益  
傷至癢坐立竟不起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定瘞  
為人孝友博學篤行性澹泊無嗜好一布袍六七年  
甘貧樂道士林莫不高其風初由南京赴閩張總重  
其人邀與見輒教璉十三失聞者嘆異嘗言陸九淵  
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  
而議論即過顏魯此吾道之大害也所著陰陽律呂  
儒學管見識者服其精詣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少資性絕人精思力學以聖賢  
為歸年十五六著易解及釋國語雖宿生不如也登  
弘治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疾劉瑾亂政作張  
騫秉檎賦以西域喻瑾以騫喻附瑾者一時傳之請  
急歸省事親孝舉足發言率察視容色謂書之暇躬  
治桑麻將終身焉有司敦迫起守故官力求便養出  
為湖廣提學副使下教曰學不孔顏行不曾聞雖文  
若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四年諸生競勸時世宗方  
為興世子獻王遣之就試試已送入學世宗由此知  
邦奇以父母不樂久居乞歸里嘉靖初起提學四川

後以去親遠自免歸久之桂萼掌吏部去留天下提  
學官起邦奇補福建未幾選外僚入坊局改春坊右  
庶子尋遷南京祭酒邦奇以身為教規條肅整權南  
京吏部右侍郎父憂去帝常奉太后謁陵語及擇相  
太后曰先皇常言提學張邦奇宰相器也今其人安  
在帝憬然曰尚未用也服闋即召為吏部右侍郎時  
尚書汪鉉與左侍郎霍韜性偏頗數相詆譏邦奇頗  
有所酌劑十六年代韜為左侍郎尚書許讚居憂未  
上邦奇掌部事力推穀善類不可干以私先是帝嘗  
與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言及人才兩人皆稱邦

奇學行當代少比帝深然之及是主銓政諸遷除一  
不受教政府時不悅會朝審當主筆勅家人坐法以  
賄祈貸不從勅亦怒帝欲即授邦奇尚書兩人竟從  
中尼之然帝器邦奇不已常手書其名中人走白邦  
奇邦奇謝曰上用我當以堯舜之道進即舍我亦有  
田可耕此非吾所關心也中人察然返駙馬崔元真  
人陶仲文探知帝意亦遣人通問欲要之一見邦奇  
終不往明年改掌翰林院充日講官尋加太子賓客  
二十一年授掌詹事府九載考滿進禮部尚書掌府  
如故以母老改南京吏部明年就改兵部叅贊機務

帝猶念邦奇時與嚴嵩語及嵩阻之曰邦奇性至孝  
母老不樂北來即來亦不肯久為朝廷留也帝頗信  
之未久邦奇亦卒年六十一帝為嘆息久之贈太子  
太保諡文定邦奇之學以程朱為宗與王守仁友善  
而語每不合躬修力踐跬步必謹晝之所為夕書於  
冊以自考性篤孝友事寡嫂如其母邦奇卒母尚在  
後至百歲邦奇獲父時徹少邦奇二十歲其父農也  
邦奇北時徹可教彊使就學於是反師邦奇由進士  
亦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

余祐字子積鄱陽人往從餘干胡居仁游居仁知其

遠器以女女焉登弘治十二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正德初坐劾隆平侯弮襲爵事不當劄瑾意奪職為民瑾敗用薦授福州知府鎮守中官市物不予直民群訴於祐祐將聞於朝中官為稍戢而心憾之陰搆於廠衛欲去祐而祐治行高卒亦不能害以副使分巡徐州南京尚膳監奉御王敬進解過徐妄要索與知州樊準指揮王良相詬良發其舟中遺禁物敬懼詣祐求解祐不聽敬遂誣奏準等殿己并祐被逮州人爭詣闕乞還祐都給事中陳需等亦疏救不聽謫南寧府同知嘉靖初三遷山東按察使平

反寃獄按照奸貪數十人屢與撫按爭可否詞氣嚴厲撫按不能堪考察劾其偏執遂調廣西歷湖廣雲南左右布政使七年以太僕卿召未行擢吏部右侍郎而祐已先卒祐學務有用不事空言嘗語學者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主學者何事多言惟去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此心光明篤實而邪僻不生不患不至聖賢矣其持論平實為得居仁之傳焉

崔銑字子鍾又字仲危安陽人恭政陞之子也資穎異稍長即博覽群籍弱冠登鄉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呂柟馬理寇天叙輩同志相勗登弘治十八年進



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劉瑾不樂諸翰林惡銑尤甚嘗語張綵曰翰林輕薄子銑為最會修孝宗實錄成矯旨奪祿改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復故官直講經筵進侍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讀書講學其中學者稱後渠先生嘉靖初復以故官直經筵擢南京國子祭酒銑素有重名士類傾慕至是日坐講堂諸生環侍問難等答無倦學者皆以為得師三年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等俱以爭大禮去位而張璉桂萼輩驟貴顯用事銑上疏畧曰今日之急務莫要於辨忠邪主事張璉等以獻議超遷而老成正直如蔣冕汪俊呂

梅鄒守益馬明衡薛蕙或擯斥或下吏是忠邪不分也臣完觀議者大都乘望意嚮長轉求勝悻者危辭以激怒柔者甘言以聳聽陛下不察遠賞以官將見僥倖之徒接踵而至矣臣聞天子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其親未聞僅得三四人之心者也以三四人之心意而超擢之適自章其私昵而已夫守道為忠忠則逆旨希旨為邪邪則畔道今冕等去則忠者日疎魏等用則邪者日富一邪亂邦况可使富哉願陛下毋輕正統毋拂群情無謂威可作無謂意可縱審斯四者庶於聖孝無虧矣因力求退帝怒命致仕公卿及諸

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多泣下家居十  
餘年門人益進屢薦終不召十八年始起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尋遷南京禮部右侍郎閔二年致仕未幾  
卒贈禮部尚書益文敏銑少輕俊好飲酒盡數斗不  
亂頗以自豪中歲刻厲為學言動有準則嘗語學者  
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又曰孟子所謂良  
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敬長者性之本也若去良  
能而獨絮良知是霸儒也銑著書甚富嘗作政議十  
篇蓋有意用世竟未遂云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父紹宗進士歷福建副使邦

奇諸生時即以學行著名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吏部  
主事進員外卽六年冬京師地震上疏極陳時政謂  
失忤奇不報會給事中孫楨等劾臣僚不職者并及  
邦奇吏部已議留帝竟以前疏故黜為平陽通判遷  
浙江僉事轄杭嚴二府宸濠素蓄異志嘗命內豎假  
飯僧聚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又儀賓  
託進貢假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而下奚  
自假道歸語而王韓僉事不可誑也是時中官在浙  
者凡四人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崔瑤主市舶張  
玉管營造四人各遣爪牙科歛諸州縣民不聊生邦奇

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堂積忿邦奇嘗聞富陽產茶  
魚為中人採貢成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阻格  
上供并進所作歌指為怨謗帝怒命遣之驪騎至府  
縣長吏賂以金俾寬其械邦奇忿曰死耳何賂為長  
吏欲為邦奇治裝揮去之既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  
皆不聽法司當贖杖還職特斥為民嘉靖初起山東  
叅議乞休歸尋用薦以故官淮山西再乞休去起四  
川提學副使入為春坊右庶子七年偕同官方鵬主  
應天鄉試坐試錄謬誤謫南京太僕丞復乞歸起山  
東副使遷大理丞進少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明年入佐院事又明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時遼陽兵變侍郎黃宗明言邦奇素有威望請  
假以便宜速往定亂帝方事姑息不從命與山西巡  
撫任洛陽任至山西為政嚴肅有司供其悉不納間  
日出俸米場內一斥官署蕭然將吏懾服嘗上言在  
律官軍毋擅調此為尋常小盜言耳若大盜猝發變  
在呼吸安得以此為辭乞勅所司講明律意有勢不  
暇聞者許即調兵討捕從之居四年引疾歸久之中  
外交薦以故官起督河道未幾遷刑部右侍郎改吏  
部二十五年拜南京右都御史明年進兵部尚書奏

贊機務又三年致仕三十四年陝西地大震邦奇頊  
馬贈太子少保諡恭簡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  
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靡不通究著述甚富  
所撰志樂尤為世所稱生平篤行誼學務實踐不為  
空言一時學者宗之弟邦靖字汝慶生而穎異五歲  
讀論語至文王以服事殷掩卷沉思其父問故對曰  
審如是則武王非矣父大異之年十四舉於鄉與邦  
奇同登進士授工部主事推材木浙江輒輕其課歲  
滿頊不克坐被劾卒以守官廉得免進負外郎乾奇  
宮災應詔陳言指斥時政甚切武宗大怒下之詔獄

比熱審猶不釋給事中李鐸等以為言乃奪職為民  
世宗即位起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歲饑人相食奏  
請發帑不許獲抗疏論列千餘言不報乞歸不待命  
輒行軍民遮道泣留馬不得前抵家病卒年三十六  
未幾邦奇亦以叅議涖大同父老用邦靖故前迎皆  
泣下邦奇亦泣為政一如其弟氏並戴馬邦靖兄弟孝  
友邦奇嘗廬居得疾歲餘不能起邦靖藥必分嘗食  
飲皆手進後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  
三月及歿哭不絕聲衰經蔬食終喪弗懈鄉人為立  
孝弟碑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  
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來督學政見理與呂柟  
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  
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掄次冠  
天叙安陽崔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劘於學名震  
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己連遭家艱不預  
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黃者曰閩中馬先生安在何  
不仕也其於外裔所重如此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  
時為吏部尚書即擢理稽勳主事詞文選與郎中議  
論不合請告歸閩三年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張衍瑞

等疏諫南巡詔跪闕門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授教  
生徒從遊日衆嘉靖初起稽勲員外郎與郎中余憲  
等伏闕爭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累遷考功郎中  
故戶部郎中莊禪者正德時首導劉瑾戕天下庫藏  
瑾敗落職至是奏辨黃緣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  
不可事竟寢五年大計外更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  
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  
陝西副使唐龍理力爭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下必  
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計京官吏部郎中  
彭澤負物議以素附張璉桂萼王者不敢黜理卒黜

之澤雖以魏募力得留然時議莫不重理權南京通  
政恭議請急去居三年即家起光祿卿未幾又告歸  
閱十年後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四年地  
震與其妻皆死先是嘗謂薛應旂曰吾生值明夷之  
象天地否塞吾其不免及是果然理學行純篤居喪  
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鄉人遵  
行焉與呂柟並為閩中學者所宗嘗語其徒曰行可  
則仕惟孔子能之吾儕不可不自量力以故出也不  
一二年即歸歸必久之始起凡釋褐四十餘年歷官  
不過十年而已穆宗立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追諡

忠憲

金賁亨字汝白臨海人先世冒高姓賁亨通籍始復  
故舉正德九年進士請改學官乃除揚州教授舉行  
四禮修釋奠儀新樂舞黜鄉賢祀及援例入監者  
上下嚴憚歷南京刑部員外郎謂告歸起江西僉事  
嘉靖六年改貴州歷福建江西副使皆督學校所至  
崇獎實行表章先賢以厚風俗正人倫興教化為  
本在福建以朱熹之學適本之李侗羅從彥楊時以  
上接於程顥乃至道南書院祀五人而諸從祀從彥  
侗於文廟又擇諸生有志者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

明洛闈微指江西故有白鹿書院亦聚多士其中親  
為訓誘因以成就甚衆性至孝丁繼母憂終喪不入  
私室年未老即乞身歸入仕三十年僅守遺產數十  
畝未嘗一受贈遺對妻孥如賓客終身無情容貲亨  
少知學即屏絕外慕繼而得程子整齊嚴肅語奉之  
為學的刻意踐修久之覺功力過若乃一意涵養得  
之心而身體之速如也學者因其自號稱為一所先  
生年八十六而卒子立敬立相俱進士立愛仕  
至按察副使立相南京兵部郎中立敬亦為福建督  
學副使善教士能繼其父萬曆初累遷順天府尹汰

冗費至萬金終工部左侍郎以行義稱於鄉

黃佐字才伯香山人祖瑜長樂知縣以學行聞佐幼穎異書過目輒成誦正德中舉鄉試第一世宗嗣位始成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授編修陳初政要務又請修舉新政疏皆留中尋省親歸便道謁王守仁於里第與論知行合一之旨佐不然之相與辨難守仁亦稱其直諫還朝未至會出諸翰林為外僚除佐江西僉事上疏乞歸養不許旋改廣西督學校佐乃正士習毀淫祠舉節孝立鄉社擇土民秀者為諸生俾轉相諭告徭糧感慨寇掠為希聞母病引疾乞休不

侯報竟去下巡撫林富遠問富言佐誠有罪第為親  
受過於情可原乃令致仕家居九年會簡宮僚命以  
編修姜司諫尋進侍讀掌南京翰林院召為右諭德  
擢南京國子祭酒母憂服除起少詹事謁內閣憂言  
與論河套事不合銜之會吏部缺左侍郎所司推禮  
部右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霽御史艾朴因言桐  
與左侍郎許成名競進至相詬詈而佐及全官王用  
賓亦爭觀望惟恐先之宜皆止勿用言從中主之遂  
並賜罷時人多為佐不平佐一無所辨抵家日與諸  
生論道其學以程朱為宗先儒所是者不求自異惟

理氣之說雖程朱弗苟徇及門者亦多以行業自飭人凡其持論必曰此泰泉先生弟子也泰泉者佐自號也平生撰述最富至二百六十餘卷所著樂典自謂造化之秘學士張治亦極稱之年七十七卒穆宗詔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

魯邦彥字鄭卿睢州人嘉靖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行人奉使唐府却其饋考滿當選科道大學士嚴嵩欲引之邦彥遂乞終養歸杜門掃軌潛心經術十餘年時海內學者多宗王守仁邦彥以為非是嘗語人曰今異論蓋起聖學不絕如幾吾欲自



附程朱開邪崇正之義力未能耳又曰從古論學皆  
主敬漢溪獨曰靜一字不同卽成岐路合師心自用  
鼓其說詞以聞見為支離以踐履為義外考其行  
果聖人之徒哉隆慶改元搜訪遺逸言官交薦起更  
郵主事故光祿丞皆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  
敬為主次言諒闇之內停罷遊譙三言大臣宜輪對  
便殿四言言官當從大體大臣當畧小嫌勿使天子  
輕其人并疑其言五言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  
有匡輔之實無專以擬旨題覆為事七言宜做程履  
奏聞近英院儲真材備用八言躬行節儉風示海內

九言祀薛瑄胡居仁曹端諸儒於學宮使人知趨向  
十言文網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尚邦彥  
經學既深留心世務聞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詞色士  
大夫過之多危言忠告嘗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  
獨介始通方之人不足與議也卒年四十七同里余  
養相字子存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入為  
兵部主事守正不阿忤時貴罷歸以明道教人為己  
任研究經傳闡微漸奧從學者衆冠昏一遵古禮里  
人化之邦彥嚴毅而養相寬和邦彥恪守程朱養相  
則微近守仁云

論曰姚江新學以良知為宗旨而畧良能凡與象山  
先立乎其夫者又異矣故考亭以陸氏弟子氣象尚  
多可觀而陽明之徒最為污下即所稱高第皆蕩無  
檢制斯道之隄防盡失矣羅呂諸子力持師說於波  
瀾風靡之日其志趨堅定不卓然聖賢之門者乎  
陸萬而後名儒輩出然出彼入此陽拒陰從真能粹  
然一軌於正者抑又鮮矣